詩經傳說彙纂 頌

二十二

D1-12
2515
165-65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集傳 魯。少皞之墟。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一百里。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孔氏穎達曰。史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就封。卒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故據後定言之。今襲慶東

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竝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穎達曰。禮運。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氏炎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

樂。此頌之變也。○嚴氏粲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稱美頌禱之辭。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孔氏穎達曰。名雖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粹中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著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

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爲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廟商周。是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

者。叶章與反有騢戶橘反有黃以車彭彭。叶滿補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傳】臧。善也。駉駉。腹幹肥張貌。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張大。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肥健耳。騢馬白跨曰騢。孔氏穎達曰。黃而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雜白者。名爲皇。郭璞云。跨。髀閒也。然則跨者所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

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彭彭。盛貌。毛氏萇曰。有力有容也。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朱氏公遷曰。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劉氏瑾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爲不可偏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眞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卽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駉駉。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就馬政修舉言。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集傳　騅。蒼白雜毛曰騅。孔氏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

皇。黃騂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牲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穎達曰。郭璞曰。騂用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上云黃騂曰黃。是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是赤而微黃。青黑曰騏。孔穎達曰。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馬也。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張氏耒曰。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徒河反有

駱有騢音暇　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集傳　賦也。青驪驎曰騵。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許氏慎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白馬黑鬣曰駱。孔氏穎達曰。鬣。謂馬之鬃也。赤身黑鬣曰騢。孔氏穎達曰。騢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騢馬。故赤身黑鬣曰騢。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黃氏一正曰。繹繹。連屬貌。言其馬之善走也。斁。厭也。作。奮起也。何氏楷曰。作。即易震卦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音因有駫。
音遐叶洪孤反有驒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集傳 賦也。陰白雜毛曰駉。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赤白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戶名。駫。郭璞云。彤赤也。豪在骭而白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骭。骸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羅氏願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燄。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祛祛。彊健也。徂。行也。何氏楷曰。以駕給使之車。

可以策逐而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王氏安石曰。思無邪。

一出於正。○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爲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梁氏益曰。左盧蒲癸曰。賦詩斷章。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爲義。斷取其一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呂氏大臨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爲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爲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也。○

朱氏公遷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鄧氏元錫曰。魯頌首駉。重本也。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斁則久。無邪則貞。○鄒氏泉曰。各章上思字。汎就平日立心言。下思字。則思及於馬。凡畜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食之而必以其道。策之而曲盡其材。皆是也。

駉四章章八句

集說 朱氏謀瑋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沈氏萬鈳曰。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憫其衰亂之相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侔乎。是故魯之駉牡揚於頌。衛之騋牝襄於風。

有駉蒲必反有駉。繩證反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

集傳 興也。駉。馬肥強貌。許氏慎曰。馬飽也。○郝氏敬曰。重言有駉者。非一馬也。明明。辨治也。歐陽氏修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朱氏公遷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道燕飲而先之以夙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其餘暇爲樂耳。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陸氏佃曰。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徊徊。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咽。與淵同。陸氏德明曰。咽本又作淵。鼓聲之深長也。毛氏萇曰。咽咽。鼓節也。○孔氏穎達曰。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萇曰。鷺以興潔白之士。○鄭氏康成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氏修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鄭氏康成曰。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劉氏瑾曰。此爲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魯之羣臣。乘其駾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輔氏廣曰。駾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有駾有駾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鷺于飛。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集傳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集說　毛氏萇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穎達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季氏本曰。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歸。止而不過之意。○何氏楷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駾有駾彼乘駽。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里反　于胥樂兮。

集傳 與也。青驪曰駰。今鐵驄也。孫氏炎曰。色青黑之間。載。則也。有。有年也。孔氏穎達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穀。善也。或曰祿也。何氏楷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歲歲豐登。家給人足。是卽君子之享有天祿也。詒。遺也。何氏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頌禱之辭也。朱氏公遷曰。頌禱。則願之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曹氏粹中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爲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爲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爲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

總論 范氏處義曰。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宴樂耳。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竝受其福也。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臣稱願。歲歲有年。君子之穀詒孫子。其樂爲無窮。不止於一時也。○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著夙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幾務。政有餘暇。然後燕以樂耳。

有駜三章章九句

集說 鄭氏元錫曰。有駜。有小雅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思樂音洛泮普半反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毛氏萇曰。天子辟廱。諸侯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鄭氏康成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氏穎達曰。言其達曰。北無水者。下天子耳。芹。水菜也。嚴氏粲曰。戾。至也。毛氏萇曰。戾。來也。茷茷。旆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鸞。其聲噦噦而有容。聽其節。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氏和也。毛氏萇曰。茷茷。飛揚也。錢氏文子曰。茷茷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鸞。其聲噦噦而有容。聽其節。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氏

也。毛氏萇曰。戾。來也。茷茷。飛揚也。錢氏文子曰。茷茷草葉多貌。噦噦。和也。毛氏萇曰。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氏

集說 李氏樗曰。菁莪。以莪喻人才。豐水有芑。以芑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嚴氏粲曰。稱其儀物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何氏楷曰。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

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芹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毛氏萇曰。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和顏色也。毛氏萇曰。色溫潤也。

集說 李氏樗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爲善育人材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

風化之盛可知矣。○黃氏櫄曰。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茂茂。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輔氏廣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爲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劉氏瑾曰。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乳反順彼長道。叶徒乳反屈此羣醜。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陸氏璣曰。茆與荇菜相似。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孔氏穎達曰。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衆人民。○王氏安石曰。順從此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羣醜雖曰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朱氏善曰。三章。敎畢而燕。賢者樂告以善道。內治益修。遠人自服也。○季氏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敷敎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侯五反

集傳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集說　李氏樗曰。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德。外焉能愼其明德。內焉能愼其威儀。民所以慕其德而化之也。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范氏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輔氏廣曰。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黃氏佐曰。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閒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靡有不孝也。自求伊祜。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

北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 淑問如皐陶。叶況壁反 周反 在泮獻囚。

集傳 馘。割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孔氏穎達曰。馘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孔氏穎達曰。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鄭氏康成曰。釋菜奠幣。禮先師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定兵謀也。及其反也。鄭氏康成曰。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孔氏穎達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如皐陶者獻之。○李氏樗曰。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范氏處義曰。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修學校為先。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況有虎臣以征伐。又有善折獄如皐陶者。則僖之服淮夷為可信矣。○嚴氏粲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劉氏瑾曰。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鄒氏泉曰。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如閟宮修廟。亦曰便服淮夷。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興賢育才。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於斯也。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集傳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遏也德明曰狄遠也○王氏安石曰攘而逖之也○蘇氏轍曰狄古逖通東南謂淮夷也孔氏穎達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皇皇盛也爾雅烝烝作也○郭氏璞曰物盛興作之貌○曹氏粹中曰其竝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吳嚴氏粲曰不諠譁不揚嚴氏粲曰不輕浮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康成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李氏樗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穿封戌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集說 蘇氏轍曰言其羣臣無忿狷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嘗有譁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李氏樗曰人心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所以廣也心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有威武逖遠淮夷於東南不得虔劉我邊陲○劉氏瑾曰願公之臣皆有才德以立功也○朱氏善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腳反式固爾猶淮夷

卒獲。叶黃郭反

集傳　賦也。觩。弓健貌。鄭氏康成曰。言持弦急也。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孔氏穎達曰。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搜。勁且疾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王氏安石曰。無復作慝。而順以服也。孔淑不逆。言出兵則淮夷終無不獲矣。蓋能審固其謀猶。鄭氏康成曰。堅固軍謀。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爲苟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爲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劉氏瑾曰。願公出兵遣曰。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期。亦祝願之意也。

○翩彼飛鴞。呼驕反　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尸荏反　懷我好音。憬。九永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集傳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嚴氏粲曰。解黮。桑實也。許氏愼曰。見陳墓門。

桑葚之黑也。憬覺悟也。琛寶也。陸氏德明曰。舍人云。美寶曰琛。元龜。尺二寸。司馬氏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穎達曰。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尺二寸。賂。遺也。鄭氏康成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毛氏萇曰。南。謂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鄭氏康成曰。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集說　尹氏焞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氏粹中曰。傳曰。桑黮甘香。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李氏樗曰。集于泮林。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遂願其既服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龜爲前列。故先及之。○嚴氏粲曰。淮夷世爲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慕也。○劉氏瑾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總論　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詞也。○鄒氏泉曰。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固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蓋亦寓規戒之意。○黃氏一正曰。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人君治之以講學行禮。行禮有燕。故此燕飲。作詩以頌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曷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音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同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徵力反稺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

集傳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呂氏大臨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魯之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鞏密也。孔氏穎達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鞏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鞏之。加密石焉。是鞏密之事也。○鄒氏泉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孔氏穎達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毛氏萇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說見生民篇。

李氏樗曰。無菑無害。卽生民所謂不坼不副也。彌月不遲。卽生民所謂誕彌厥月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穉。孔氏穎達曰。重穋。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於邰也。

緒。業也。禹治洪水旣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穎達曰。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范氏處義曰。論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姜嫄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堯時洪水爲菑。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繼禹之事也。○劉氏瑾曰。首章推本僊公所奉之祖。上出於后稷也。○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邰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邰。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季氏本曰。此先言作廟之盡善以見僊公崇重周公之意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自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上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扶雨反

集傳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曾氏鞏曰大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固與無遏爾躬之遏字相同觀前徙之倒戈卽大命之遏躬也○徐氏光啓曰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致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康成曰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虞度也天視護汝至則克勝敦治之也范氏

處義曰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嚴氏粲曰謂治而正之○季氏本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咸同也范氏處義曰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如一心所謂咸者如此○郝氏敬曰上帝臨視天心順也三千同心人心應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季氏本曰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爲周公有大功發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鄭氏康成曰封以方七百里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后稷犬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此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邰此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犬王爲天予犬王自豳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許氏謙曰實始翦商謂周之所

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傅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眞得詩人之旨矣。○朱氏公遷曰。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

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集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鄭氏康成曰。小城曰附庸。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陳氏祥道曰。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因大國以姓名通。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顓臾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

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劉氏瑾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鄭氏康成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穎達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忒。過差也。范氏處義曰。此言僖公祀於廟之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牲用騂牡。毛氏萇曰。騂。赤。犧。純也。○董氏仲舒曰。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皇祖。謂羣公。劉氏瑾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此指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黃氏佐曰。格神獲福。皆是未然事。國人稱願之如此耳。

【集說】鄭氏康成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

之章。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李氏樗曰。春秋書郊多矣。大抵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輔氏廣曰。此章言封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願其祖享之。以膺受多福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魯公受封。予孫得以主祭。而僖公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鄒氏泉曰。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郊祭獲福也。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修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韋氏調鼎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七羊反　毛魚。薄交反　鼓。側吏反　簨。叶盧當反　虡。叶祛羊反　如鐘鼓喤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

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　賦也。嘗。秋祭名。鄭氏康成曰。載。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鄭氏衆曰。所以楅持牛也。○孔氏穎達曰。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朱氏公遷曰。預敬其事曰夙戒。白牡。周

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孔氏穎達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公羊傳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犅。說文云。犅。特也。白牡。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孔氏穎達曰。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腹之上。畫爲牛形。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也。○馮氏復京曰。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殆臆度耳。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燔炙反。湯中爚肉。鹽去其毛而炰之也。孔氏穎達曰。以特牲士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羹。犬古之羹。清。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和。胡臥反。鹽菜。盛之以登。爾雅。瓦豆謂之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鄭氏康成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下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曰。周以房俎。注云。房。謂足下跗也。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嚴氏粲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震。騰。驚動也。曹氏粹中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

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嚴氏粲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鄭氏康成曰。此皆慶孝孫之辭也。○曹氏粹中曰。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既言僖公盡其禮敬。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劉氏瑾曰。此章專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姚氏舜牧曰。秋而載嘗節。專指閟宮之祭言。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臧。指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以下。又申言其熾而昌壽而臧處。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　朱英綠縢。徒登反　二矛重直龍反

弓。叶姑弘反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秀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　黃髮台背。叶蒲寐反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　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愷反

集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成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舉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千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孔氏穎達曰。左傳。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是左人持弓也。**右持矛。**射以敢。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子重孔氏穎達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衛太子爲右。禱云。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衛太子爲右。禱云。**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劉氏瑾曰。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氏倬曰。集傳據司馬法而言。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儉於百里而已哉。**朱英。所以飾矛。**孔氏穎達曰。清人云。二矛重英。故云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綠縢。所以約弓**

也。孔氏穎達曰。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亦爲約之以繩。**二矛。**備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孔氏穎達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

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朱氏公遷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朱氏公遷曰。三軍。總甲士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爲步卒。

貝胄。貝飾胄也。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謂兜鍪。以貝爲飾。朱綬。所以綴貝而飾胄也。李氏樗曰。衆之進。綫也。以朱綫綴綫增然而多。

戎。西戎。狄。北狄。膺。應麟曰。春秋莊十年。書荆。僖元年。始書楚。舒。其與國也。當也。荆。楚之別號。王氏應麟曰。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鄝音了本又作蓼。舒庸。王氏應麟曰。舒鳩。今無爲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孔氏穎達曰。又有龍舒。龍舒故城。在無爲軍龍江縣西。

懲。艾。創。故爲艾也。○章氏甫曰。彼入寇而我當之。爲膺。我伐寇而彼畏之。爲懲。

承。禦也。范氏處義曰。莫我敢承者。莫敢當我也。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鄭氏康成曰。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孔氏穎達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羣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李氏樗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辭。○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是願頌之辭。○劉氏瑾曰。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范氏處義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耆而艾。則言僖公也。

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曹氏粹中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朱氏公遷曰。王氏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蘇氏轍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王氏質曰。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劉氏瑾曰。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枚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集傳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司馬氏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詹。與瞻同。何氏楷曰。韓詩外傳。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說苑。風俗通。俱作瞻。龜蒙。二山名。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粹中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氏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孔氏穎達曰。地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李氏本曰。如萊牟之類是

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劉氏瑾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爲祝。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爲魯侯之功也。○季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大王文王之得人心也。○張氏彩曰。荒者。經略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傳 賦也。鳧。繹。二山名。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氏應麟曰。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傳氏曰。上已言荊舒。此南夷。是南蠻也。蠻貊。亦東方諸種。

劉氏瑾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朱氏公遷曰。能守土宇。廣封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心悅誠服之。

此尤詩人之所願也。○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爲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衽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俾爾昌熾。俾爾壽考。俾爾耆耋。俾爾昌熾。俾爾壽考。俾爾耆耋。俾爾昌熾。俾爾壽考。俾爾耆耋

集說　蘇氏轍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輔氏廣曰。八章既禱其福壽。興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焉。則祉益多而壽益固矣。○劉氏瑾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富壽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何氏楷曰。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集傳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鄒山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八尺曰尋。舄。大貌。王氏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肅曰。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氏顏達曰。釋詁云。路。大也。○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新廟。僖公所修之廟。鄭氏康成曰。修舊曰新。○劉氏瑾曰。即前所謂閟宮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穎達曰。奚斯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朱氏公遷曰。教者。指令也。護者。監視也。屬功。則付以事。課章程。則考其功也。是若。順萬民之望也。鄭氏康成曰。國人謂之順也。

集說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椽桷者。猶曷然而大。則其爲梁爲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劉氏瑾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季氏本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春秋之中。凡用民於所不當爲。必書。而獨不書作閟宮。謂此爲當作。不以爲勞民耳。

總論　黃氏櫄曰。此詩膺戎狄。懲荆舒。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孔子取之。何也。夫子之意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人情之所願欲。夫子安得而不取之。○嚴氏粲曰。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源徂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閟宮九章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二句一章章十八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集說 胡氏一桂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爲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辭也。○陳氏櫟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卽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閟宮爲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爲閔公廟者。尤非也。○朱氏公遷曰。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馴服淮夷言。致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閟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魯頌四之一。○章氏俊卿曰。駉詩。言牧馬之事。有駜。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爲可褒也。至於閟宮。則毀譽失眞。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商頌四之五

集傳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鄭氏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孔氏穎達曰。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契所封之地。則以湯成湯一代之大號。而云商者。契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孔氏穎達曰。殷本紀云。契

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

其後三宗迭興。許氏謙曰。大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伊陟爲相。殷復興。是爲中宗。武丁。舉傅說。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鄭氏康成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啓爲宋公。爲商後。○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音孟豬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宋州。禹貢豫州之域。高辛氏之子閼伯所居商丘。今州治是也。契孫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爲宋國都。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爲齊楚魏所滅。○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遷縣南入淮。

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孔氏穎達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七世至戴公時。孔氏穎達曰。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

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陸氏德明曰。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何生孔父。孔父生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鄭氏康成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穎達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皇輿表。應天府。今亳州。今鳳陽府亳州。隸江南。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大師。孔子錄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所以通三統。所客也。○孔氏穎達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時王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夏之篇章。既以泯棄。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聖人之深意也。○歐陽氏修曰。案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商頌之存。豈異是乎。○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爲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

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春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王氏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集傳　賦也。猗。歎辭。孔氏穎達曰。美而歎之也。○曹氏粹中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那。多。王氏安石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置。置陳也。歐陽氏修曰。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簡簡。殷家有功烈之祖也。衍。孔氏穎達曰。謂成湯是也。烈祖。湯也。衍。樂也。烈祖湯其聲。鄭氏康成曰。滌蕩猶搖動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

閔然後出迎牲。陳氏澔曰。迎牲於門外也。即此是也。劉氏瑾曰。凡聲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朱氏公遷曰。臭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於外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集說 毛氏萇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穎達曰。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曰。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陳氏澔曰。鬼神在天地間。陰陽合散。而聲音之道。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始而置之。既而奏之。言之序也。○黃氏佐曰。此節。是將祭之時也。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亦如周人取蕭祭脂。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鞉鼓。鞉以兆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之時。已先奏鞉可知矣。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集傳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歐陽氏修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范氏處義曰。謂祖考所以安我

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郝氏敬曰。成猶如在也。謂神明來格也。孔氏穎達曰。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氏粲曰。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氏昌年曰。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

禮記曰。孔氏穎達曰。所引禮記。祭義文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孔氏穎達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朱子曰。見所爲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何氏士信曰。慕容氏曰。思之

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如此。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穎達曰。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穎達曰。入室。初入廟室。僾。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息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祭義之文止此。此之謂思成。朱氏公遷曰。以上鄭氏說。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張氏所望曰。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

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淵淵。深遠也。王氏安石曰。淵淵。亦自明白。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清亮也。毛氏萇曰。嘒。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孔氏穎達曰。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鄒氏忠胤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孔氏穎達曰。穆穆。美也。樂之成。則爲和平。穆穆。美也。樂之音聲。○黃氏震曰。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爰爰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陳氏暘曰。言鞉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鞉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鞉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商樂。以磬爲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李氏樗曰。樂器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和也。○朱氏公遷曰。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湯孫之樂。可謂甚美矣。○何氏楷曰。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名風。風名氣。氣名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名之。神無不格矣。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集傳 庸鏞通。毛氏萇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濮氏一之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朱氏公遷曰。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三山五獄。四瀆。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何氏楷曰。爾雅注作怡。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朱氏善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集傳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朱氏公遷曰。不可以行訓作。忘也。閔馬父 韋氏昭曰。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氏昭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朱氏公遷曰。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之祇。舜之恭。堯之欽。愈推之而其傳愈遠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平居則朝夕溫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以敬奉祀。德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爲耳。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季氏本曰。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其敬之所自。溫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鄭氏康成曰。顧。猶念也。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總論 歐陽氏修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呂氏柟曰。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靾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

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朱氏謀埠曰。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鞉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即大濩之聲耳。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韋氏昭曰。名頌。頌之美者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大師校之也。以那為首。其輯之亂。韋氏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云云。朱氏公遷曰。自古在昔以下四句。即此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沈氏萬鈳曰。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此詩具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候五反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 賦也。烈祖。湯也。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劉氏瑾曰。頌詩所以美盛

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鄭氏康成曰。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呂氏祖謙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者。皆祖先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故耳。○朱氏善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叶音候　五反　賚我思成。叶音常　亦有和羹。叶音郎　既戒既平。叶音旁　鼒中庸作奏　今從之　假音格　無言。叶音昂　時靡有爭。叶音章

集傳　酤。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賚。與也。毛氏萇曰。賚。賜也。○王氏安石曰。與徂賚孝孫同。

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鄭氏康成曰。和羹者。荀氏悅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五味調。腥熟得節。○謂之和羹。○曹氏粹中曰。鉶羹也。朱氏公遷曰。言味調均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定。卽戒平之謂也。呂氏祖謙曰。清酤和嚴氏粲曰。其事戒謹而不苟。其味和平而適宜。酸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羹皆言祭之始也。○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酸耳。吳氏師道曰。中庸奏假無言章句。奏進也。進而感格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烈祖酸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案上篇

那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格於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輔氏廣曰。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朱氏公遷曰。肅敬則靜。齊一則定。統而言之皆敬也。○黃氏佐曰。酸假無言句。自主祭言。時靡有爭句。則指一時助祭者。下之諸侯皆是。○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諠譁之謂。靡爭。非止職不交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對越。一念不起。所謂心無爲以守至正也。幣起一念。便是爭矣。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酸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李氏樗曰。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既戒言謂羹之愼。既平言酸鹹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醻假無言。此以見君能盡其誠也。蓋宗廟之中尚敬。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爲盡善矣。○范氏處義曰。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吾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成禮。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羹既和。孰事者至。寂然無聲。謂其講習既熟。臨事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眉壽。使我享黃耆之年無疆也。○朱氏善曰。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張氏彩曰。當醻假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即易所謂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也。人孚如此。神格可知矣。

約軝（叶虛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集傳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鄭氏康成曰。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鶬鶬然聲和。○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瑲瑲。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鶬鶬。載見曰鏘革有鶬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唐氏汝諤曰。物曰享。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以心曰假。以物曰享。鍾氏惺曰。諸侯

來助祭。益見受命之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爲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使得以祭也。呂氏祖謙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來。則降福無疆矣。

集說　蘇氏轍曰。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曹氏粹中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李氏樗曰。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爲祭之大。清廟之詩。言有來雝雝。顯相。雝雝之詩。言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爲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穰之福也。○朱氏道行曰。緣黃耇之祝。求盡降福之大。故又舉助祭諸侯。萬國會同者推廣之。降福無疆。就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與首章申錫無疆。就前日之福及於今者。微不同。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說見前篇。

集說　張氏彩曰。湯爲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首節。本先祐以見得以奉祭之由。中二節。備道其奉祭獲福之事。皆先祐之所及也。末節。冀先之饗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太戊。

附錄 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穎達曰。祀中宗之樂歌也。中宗之有天下。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歐陽氏修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范氏處義曰。謂中宗爲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秩秩有序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

案 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爲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不同。其爲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爲祀成湯之樂。然毛鄭嘗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爲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以備經解之一義。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附錄 李氏樗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

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集傳 賦也。玄鳥。乞於筆反又烏轄反　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乞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黃氏一正曰。宅殷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茫茫。大貌。孔氏穎達曰。左傳稱茫茫禹迹。晝爲九州。是茫茫爲大貌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朱氏公遷曰。言天又言帝。天。卽帝。互文耳。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粹中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長發曰武王。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武湯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劉氏瑾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述契之生。以及文武也。天下。猶閟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也。天使乞下而生商者。謂乞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朱子語類

集說 鄭氏康成曰。降。下也。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輔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嚴氏粲曰。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然廣大。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爲界域。天下一統也。

附錄 毛氏萇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

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蘇氏洵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毛傳以鳦降爲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

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案　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禖而致。是已。毛萇以爲郊禖之時。適鳥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以爲娀簡取吞隳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是說。不敢定其爲必無。蓋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　在武丁孫子。叶槳里反

集傳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鮮于氏侁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黃氏光昇曰。厥后。謂其方之諸侯。與書舜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禹乃會羣后。武成曰王若曰羣后。義同。九有。九州也。嚴氏粲曰。以四方爲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爲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武丁。高宗也。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高宗。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歐陽氏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蓋指主祭之君。○范氏處義曰。武丁孫子之世。此蓋言商之先后。皆有其德。故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於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李氏公凱曰。湯乃隨其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爲王焉。繼是而後。凡

爲商之先君者。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孫與子也。

附錄 王氏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嚴氏粲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徐氏常吉曰。先后。指湯。孫子。卽武丁。對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 龍旂十乘。繩證反 大糦尺志反 是承。

集傳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鄭氏康成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曰。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竝至者。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竝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閒而十乘俱至也。○嚴氏粲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備車服。奉黍稷。此卽其所賴之福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威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李氏樗曰。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殷武之詩曰。奮伐荊楚。易曰。高宗伐鬼方。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爲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爲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胡氏一桂曰。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集傳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集說　曾氏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李氏樗曰。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朱氏公遷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黃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

附錄　王氏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

集傳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員。周也。景山名。商所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

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靈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康成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

春秋傳作荷。

輔氏廣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祈祈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嚴氏粲曰。四海朝覲。諸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

附錄　黃氏一正曰。武丁時。都近河。言諸侯來假。犬集於河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爲重。謂先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附錄　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大抵言奄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絶句
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
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傳 賦也。濬。深。哲。知。李氏樗曰。哲。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范氏處義曰。猶布帛之有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王氏應麟曰。徐氏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曹氏曰。猶云廣輪。有娀。契之母家也。司馬氏貞曰。有娀。當在蒲州。○朱子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絶遠如此。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

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胡氏一桂曰。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事也。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至危殆也。

集傳 此章。毛鄭以爲祀高宗之詩。則是以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已之威德。爲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爲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表著之。揆之詩義。亦可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哲之君。孔氏穎達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劉氏瑾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境同○孔氏穎達曰。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內也。○呂氏祖謙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粹中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是時契已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卽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焉。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集傳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穎達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國語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朱氏公遷曰。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嘗稱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爲武王。是其例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轍曰。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率。循。履。

禮。黃氏佐曰。率履。正是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五典自彼惇之意。越。王氏安石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遂。視其民。徐氏常吉曰。視。與視民不恌之視同。則既發以應之矣。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截。整齊也。孔氏穎達曰。有截。謂守其職。不敢內侵外畔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輔氏廣曰。契爲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爲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卽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此章又敘契及相土之事。○朱氏善曰。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卽撥亂以爲治也。非有武德而何。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是卽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玄王以桓撥筆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何氏楷曰。契始封商。至相土遷於閼伯之虛。以主大火。厥後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

反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與天命會也。毛氏萇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穎達曰。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范氏處義曰。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降。猶生也。朱子曰。如維嶽降神之降。遲遲。久也。徐氏光啓曰。遲遲。形容不息之意。祗。敬。式。法也。王氏安石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黃氏佐曰。式字。有表正萬邦之意。九圍。九州也。孔氏穎達曰。謂九圍爲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朱氏公遷曰。先祖指契與相土言之。明德。卽以

濬哲言之也。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王氏質曰。聖敬隨日而升。○徐氏鳳彩曰。人心敬則日升。怠則日墮也。以至昭假於天。鮮于氏侁曰。假。感格也。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郝氏敬曰。式九圍。爲君師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朱子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成湯之聖。稱其德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嚴氏粲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敬爲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卽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無所覬倖。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爲天子之故。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集傳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所贄之

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笏。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曹氏粹中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孔氏穎達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穎達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梁氏益曰。公羊傳注。綴。係屬也。如旗之繆音彡爲旒所綴著也。鄭氏康成曰。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嚴氏粲曰。詩故云。旗所聖爲旒。衆旒所著爲繆。○也。著者。綴也。○朱氏公遷曰。此言綴旒。猶卷阿所謂四方爲綱。易所謂拘係之。乃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也。何荷。何氏楷曰。何。說文云。儋也。猶言承任也。言承任天之嘉美於我。故爲衆諸侯所歸鄉也。

逎。聚也。

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輔氏廣曰。言湯能爲天子。受小國大國所執之玉。則爲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何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爲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祿之所聚也。○朱氏善曰。爲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

繇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竦小勇反不悚子孔反百祿是總

集傳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嚴氏粲曰。萬邦惟正之供。○郝氏敬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嚴氏粲曰。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厖。深氏益曰。隋書以爲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董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桂曰。駿厖。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龍。寵也。鄭氏康成曰。龍。當作寵。榮名之謂。○孔文相值。休爲美譽。則此宜爲榮名也。○李氏樗曰。與爲龍爲光之龍同。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竦。恐。竦。懼也。李氏樗曰。不竦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此百祿所以總聚而歸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竦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竦竦。○朱氏善曰。爲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

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悦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集傳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粹中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王氏質曰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即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非諡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顏氏師古曰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爲先也○呂氏祖謙曰有虔秉鉞敬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歐陽氏修曰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蘖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二紀杞孔氏穎達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同日亡故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鄒氏泉曰遂肆其惡也達行其志也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段氏昌武曰截者定於一之謂也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歐陽氏修曰湯

已爲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蘗。幷其本而去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志在誅有罪也。○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爲治亂者必先其黨。翦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爲。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尸(音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戶郎反實左(音佐又音商王。叶奨里反)降予卿士。

集傳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孔氏穎達曰。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劉氏敞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卽仲虺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幸者。此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朱氏公遷曰。此之。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范氏處義曰。此詩據商祖字。指成湯時言爲商之中葉也。允也天子。指湯也。何氏楷曰。贊湯有聖德。信乎其爲眞主。降。言天賜之也。朱氏公遷曰。卽賚之義。卿士。則伊尹也。孔氏穎達曰。君奭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爲保衡。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鄭氏康成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郝氏敬曰。古字。阿倚通。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蘇氏轍曰。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

振動之。憂與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輔氏廣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爲天子。當乎天心。降子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爲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朱氏善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爲典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予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頌湯之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集傳 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

禘不及羣廟之主。馮氏復京曰。陸淳云。禘於始祖羣廟。朱子蓋同陸說。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附錄

序。長發。大禘也。○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孔氏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劉氏敞曰。禘於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王氏安石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陳氏祥道曰。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此始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爲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許愼爲審禘昭穆。張純謂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此詩末章。舉及阿

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廟。故爲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

案序。長發。大禘也。鄭康成曰。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夫禘之名祭天。古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與郊祭之制未協。故王肅以爲宗廟之祭也。案殷制。夏祭亦名禘。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土。若以爲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故朱子以此宜爲祫祭之詩。然以經無明文可考。未定厥義。今錄諸儒之說。近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撻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荊楚。采面規反 入其阻。哀蒲侯反 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傳 撻。疾貌。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徐氏鳳彩曰。德綏者宜緩。威震者宜疾。積衰之後。非可遲疑重發者也。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嚴氏粲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爲荆州。乃在南。卽荆楚也。荆岐旣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朱氏公遷曰。叛則散以亂。衰以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黃氏佐曰。衰旅。謂斂人心之渙散。收荆楚之叛衆而致其來。如所謂是致是附也。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爲荆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衆而俘虜其士衆。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一。○李氏樗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輔氏廣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荆楚。知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截其所以爲高宗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也。此其所以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之功緒也。○朱氏善曰。自古中興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旣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都帝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集傳 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孔氏穎達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曹氏粹中曰。漢志。隴西郡有氏道縣。羌。即西羌。諸丑畧反羌之屬也。享。獻也。朱氏善其方物也。世見曰王。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即○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朱氏道行曰。氐羌。其種不一。故曰莫

不。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輔氏廣曰。既以克之。則慰安之。戒敕之。使之循其常禮而不敢爲異也。○朱氏公遷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徐氏鳳彩曰。上章。以威克。此章。以文告。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集傳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郝氏敬曰。責讓也。○言天命諸侯。曹氏粹中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

命也。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鄭氏康成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正所謂述職也。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項氏安世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適。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鍾氏惺曰。以禍適爲言。商道先罰後賞也。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

集說　李氏樗曰。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於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爲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季氏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

○天命降監。下與濫叶　下民有嚴。叶五剛反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　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朱氏公遷曰。天之視聽在民。則

聰明明畏皆自我民矣非可畏乎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朱氏公遷曰畏天在於畏民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荆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畏卽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集傳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嚴氏粲曰言政教取正於此也○沈氏萬鈳曰極中之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朱氏公遷曰整救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爲天下之本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爲風俗都邑爲風俗翼然禮遜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朱氏公遷曰殷道中衰國勢頹靡四方慢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

邑尊嚴復爲民極。而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及也。○何氏楷曰。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爲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集傳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衞詩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乃商舊都也。斷。短也。遷。徙也。方。正也。謝氏枋得曰。以之上遷。是遷之於造作之所。斲而正之。繩墨取方正。虔。亦截也。季氏本曰。如梴長貌。孔氏穎達曰。桷以長爲善。故梴爲長貌。旅。衆也。與衆楹齊。故訓旅爲衆。閑。閑然而大也。薛氏漢曰。寢。廟中之寢也。何氏楷曰。閟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爲高宗。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何謂。

集說　輔氏廣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大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卽其一也。○郝氏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

總論　許氏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荆楚爲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朱氏公遷曰。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劉氏瑾曰。篇內第三章爲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

集說　蘇氏轍曰。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爲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劉氏瑾曰。閟宮。爲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郝氏敬曰。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集說 班氏固曰。殷周之雅頌。土本有娀姜嫄契稷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公申伯宮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張子曰。商頌之詞粹。